

挾齋槐
谷先生
墓碣銘

挾齋符谷先生墓碣銘并序

益城松崎明復文

弘前澁江全善題篆

福山小島知之書

吾友挾齋翁卿雲歿矣男懷之愴然踵門以墓銘為請嗚呼余尚忍銘翁墓耶雖然知翁之深且詳庶莫余若者不宜以不文為辭初
余讀書都下始識翁於市野迷庵之處翁少於余四歲聰慧絕倫發言簡妙感中肯綮心竊異其為人既而問其所學則該覽博綜
於書無所不窺自是以來交誼漸深此往彼來或詰難經義或商榷古今及讀推究有連日夕弗休者益知涯涘之無窮矣後借
上國翁先是屢為訪古之遊凡名刹舊家珠囊玉笈之秘及金石古彝之屬翁是考古之文者靡不目擊而語識以故余亦得備
所未見聞所未嘗嗟乎余與翁周旋卅年其識趣雖或異於談藝一事犁然相合若執符契而調琴瑟壹何奇也則銘其墓不宜為
詳也翁諱望之字卿雲挾齋其号也其先三州刈谷人數世祖始遷于江戶因氏狩谷蓋以刈狩國訛通也翁少時志於律令學謂
不涉唐代諸籍不能窮其根柢乃採六典唐律太平御覽通典等諸書精研之遂上溯漢代又進而修六經恍然有所發明其終身
宗奉漢學蓋基於茲翁曾與迷庵談經義迷庵曰何所主翁曰主漢唐注疏迷庵曰非也宜從事於宋儒經解否則不適于實用翁
退執宋儒傳注銳志鑽穴者凡二十餘月謂兩漢經學宋重師法授受相傳確有淵源六代迄唐雖漸失龐雜古法尚不至涉然至
字儒倨然師心幾古究非洙泗之正派也即注質諸迷庵從橫辯駁微探明晰於是迷庵幡然心折遂一掃宿習而從漢學翁又謂
源順和名類聚鈔吾邦古書之所宜尤寶重者上自天地下至草木窮源討委納羅無遺非獨當時推以知漢字後人因之證古
言且其引用典籍皆隨唐間所傳故遺者可據以見約略存者可照以訂謬誤而我邦傳家乘乎置而不問少所因國學者在下
不過修國風語草耳則何有於茲書以故傳寫漸失純綴摻甚至或有所不可讀於是搜得古鈔本若干通乃參證校讎並加疏釋
凡數易藁而成撰注十卷先儒論度量者數十家雖亦有得失究不精覈因者本邦度量權衡考翁尤明小學撰轉注考其他所
撰禮法五帝注注日本靈異記考證扶桑記校諸古京遺文若干卷翁富于藏書而唐鈔宋刻元刻唐之碑刻法帖所極難
得者亦多魚目混珠每言吾非詩百洞之富欲化誤本為善本身庶代古泉貨幾百品自多之時愛玩之或遇清閑輿適攤列懸間許
之或謂錢幣無益玩孰識授是微度登稽古代觀風習究然有尚友千載之想翁又藏漢鏡漢錢王莽之威斗中平之雙魚洗三身
盡因号六漢老人或曰是五漢也其一何在翁笑曰身嗜漢學乃亦非漢時物哉天保乙未遠馬嬰病漸弥留而精神耿耿如常
余屢問之翁曰吾且暮死矣將復與明月清風遊乎天地間焉尚何憾哉唯自今永不能與君相見是為終天之憾耳潛然泪下數
日遂逝實閏七月初四日也嗚呼悲哉距生安永乙未十二月朔翁年六十有一英于下谷天龍寺翁本姓高橋氏父諱高敏妣
藤氏年二十五出為從祖母符谷保古嗣配以第三女育一男二女男即懷之字少卿風度氣骨有父風一適高橋氏一適伊澤
信重翁年四十餘謂曰兒已長能治家我將休矣遂卜築淺草以居扁曰常閑書院署其室曰實事求是書屋又号蟬翁皆表其志
也翁之嗜書出於天性自少至老孳孳不輟必一日每讀生徒曰凡學業必在青年辟猶力耕於冬春而有夏秋之穫翁解於初而
則中晚之成豈有是理哉先焉於文誼雖傾蓋半面識知其遺之軼瞻矚之嗟乎余交世頗廣如翁不多見亦一世之人傑哉銘曰
偉哉符氏竟何人 力能堪扶大雅掄 曾羅萬卷培嶙峋 談若鳴鳳警席賓 怪昔俱遊京華春 宛委瑯嬛遍問津 眼如
明月鑒如神 才名翕然器各濱 儒林嘗厭鑿空論 實事求是莫株榛 銅器金石貯漢秦 足資徑史匡量權 源順和名
許氏編 鑽研作箋朗秋旻 一朝騎鶴謝世塵 江山茫茫煙霞隣 舊遊幾回難具陳 何禁言猶在耳新

谷中廣瀨孝鶴刊